

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秋锦山房集》研究

王 珮 琳

首都图书馆藏《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清李良年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乾隆二十四年(1759)续刻本。为四库修书时浙江省进呈之本,值得注意。

李良年,字武曾,号秋锦。初袭姓虞氏,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①。浙江秀水(嘉兴)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少有隼才”^②,九岁能文,十岁赋诗。兄绳远斯年、弟符分虎,皆有文名,并称“嘉兴三李”。顺治六年(1649),朱彝尊迁居梅里,自此二人结交。康熙六年(1667),李良年出外游历,“客都下,抵宣府,历边徼”^③,文名颇盛,与先期抵京的朱彝尊并称“朱李”。朱彝尊《征士李君行状》云:“偕游西山,题诗于壁,传抄者不绝。一时朝士争欲识吾两人,每召客,客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龚端毅公鼎孳为文酒之会,延知名士三十余人,君以堕马后至,烛见跋矣,必俟君至乃举爵。宛平孙侍郎承泽谢客著书,特与君为忘年友。长洲汪编修琬为文高自矜诩,独倾心下君。沛县阎举人尔梅论诗断断,惟与君相洽。”十年随贵州巡抚曹申吉入黔,“既闻三藩同撤,君曰乱将作矣,遂力辞归为母寿”。十七年荐征入京,十八年应举博学鸿儒,期间与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陈维崧、尤侗、汪琬、宋荦、沈皤日、黄虞稷等酬唱不断,声誉日重。体仁阁应试,良年“緼緼千言,赋诗皆极瑰丽”^④,惜最终未第,其中深层原因,乃康熙朝汉官之南北党争^⑤。此后大部分时间归居乡里,“筑秋锦山房于葭湾,其南曰观槿,东曰剩舫,北曰息游草堂,坐卧其中,弟子著录者日众”^⑥。三十

①朱彝尊:《征士李君行状》,《秋锦山房集》卷二二末,清康熙三十五年刻乾隆二十四年续刻本。

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中华书局,1997年。

③李绳远:《秋锦山房集序》,《秋锦山房集》卷首。

④朱彝尊:《征士李君行状》。

⑤陈雪军:《梅里词派研究》第五章第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8-200页。

⑥朱彝尊:《征士李君行状》。

三年病卒,年六十。

良年著述以文学为主,今存《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著录为“《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①。重要辑本有清龚翔麟《浙西六家词》十卷收录《秋锦山房词》一卷,徐斐然《国朝二十四家文钞》二十四卷收录《秋锦文钞》一卷,孙福清《樵李遗书》二十六种收录《秋锦山房词》一卷,许灿辑《梅里诗辑》收录诗一卷,等。集部之外,李良年还著有《三礼解》、《国朝文纬》,但二书具未完稿,今不传。另外,署名曹溶辑《学海类编》收录署名李良年撰的《词坛纪事》三卷、《词家辩证》一卷。但是《学海类编》一书为人质疑,《四库全书总目》言其“为书四百二十二种,而真本仅十之一,伪本乃十之九……或无赖书贾以溶家富图籍,遂托名于溶欤?”^②今人又进一步论证《词坛纪事》、《词家辩证》二书系割裂徐钊《词苑丛谈》部分内容的伪作^③。《词坛纪事》与《词家辩证》二书李氏后人藏并无片稿,也是并非李良年手著的一个旁证。因此,二书不应再作为李良年研究的文本依据。

四库馆臣评价李良年的文学风格与成就,以为“其诗清峭洒落,亦颇得江山之助。惟自少至老,风调不变,其蹊径之狭,殆才分所偏欤?文则长于议论,而短于叙述,不逮其诗。词则已刻入六家词中者,殆三分之二,品在其诗、文之间云”^④。实际上,李良年词学成就亦颇高,以其为核心的梅里词派,曾在清初为一时之重,影响颇广。良年词宗南宋姜、吴,“尝谓南宋词人如梦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⑤,其词二卷正是对此语的身体力行。

《秋锦山房集》现存十卷本和二十二卷本两种版本。十卷本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李良年之子潮偕刻本。良年晚年曾对其诗稿“专事删定”,然“未竟厥绪,遽以疾返里居”^⑥。后潮偕“从败簏故篋中搜辑,合之旧本,得诗一千二百四十一首,为十卷”,康熙三十五年付刻。其诗起康熙五年迄三十三年,“以行止出处为卷次,而不编岁月”^⑦。具体卷次安排,由绳远序文可得其详。二十二卷本是十卷本的续刻本。除前十卷诗集之外,续刻了词二卷(卷十一、十二)、各体文章十卷(卷十三至卷二十二)及尺牋三卷(外集卷一至卷三)。其中词二卷、文集十卷,曾经潮偕“校阅零稿,栉比钞缀”^⑧,但受客观原因所限,直到乾隆二十四

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

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

③孙克强、张东艳:《词统源流等四部词话伪书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

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

⑤曹贞吉:《秋锦山房词序》,龚翔麟辑:《浙西六家词》之《秋锦山房词》卷前。

⑥李绳远:《秋锦山房集序》。

⑦李潮偕:《秋锦山房集跋》,《秋锦山房集》卷二二末。

⑧李菊房:《秋锦山房集跋》。

年(1759),才由良年之孙菊房在友人金氏一家的资助下付刻^①。

在现存十卷本和二十二卷本之前,李良年还曾正式刊刻过一部同名《秋锦山房集》的诗歌自选集。“计身历者万有馀里,而哦咏不废。要其所作,不过山川临眺、友朋赠答之语,盖田野之士所宜言止此……少宰曹公府黔阳,既不鄙,而与之偕,且滥许拙集,俾之镂版……辄稍为删汰,录丙午以来诗共若干首,刻而存之。”^②此即李潮偕跋文所提到的“在壬子以前,有纪岁诗七卷,曾刻之黔中”之本,收录了良年手自编定的康熙五年(1666)至十一年间的若干诗作,由时任贵州巡抚曹申吉为之刊刻。但是这个版本没能最终流传下来,“逾数载,更手自删定,所存仅十之七矣”^③,这部分诗作经良年删汰,又经潮偕整理,最终融入传世本《秋锦山房集》前十卷之中了。

首都图书馆藏《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前有目录二卷,后附外集三卷,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乾隆二十四年(1759)续刻。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字同,粗黑口,四周单边(续刻部分左右双边),双对黑鱼尾,半框18.3×13.7厘米。目录末记有刻工“秀水张云上”。首叶钤“翰林院印”满汉合文朱文方印。该书一函七册,虽曾经修补,幸而保存了原书书衣,书衣上钤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秋锦山房集壹部计书柒本”^④朱色木记。

由此书首叶钤印与书衣木记可知,这是一部四库进呈本。四库进呈本,又称四库采进本,广义上既包括各地方进呈到四库馆的书籍,也包括内府和翰林院的原藏书。进呈本送到四库馆后,于书衣钤写木记,注明该书的送到时间、来源和数量,并于首叶钤盖“翰林院印”满汉合文官印,既便于日后四库全书工程完成之时发还本家,亦为“书林增一佳话,宝藏更为珍重”^⑤。后世即以首叶钤印与书衣木记作为判定四库进呈本的外在特征。

查《四库采进书目》可知,当时各处进呈的《秋锦山房集》共两部。一为浙江进呈本,《浙江省第八次呈送书目》著录“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国朝李良年著,七本”^⑥,即首图此本。一为江苏进呈本,《江苏省第一次书目》著录“《秋锦山房集》,六本”^⑦,即四库存目所据之“江苏巡抚采进本”。江苏

①此次刊刻除良年著作外,还包括李绳远《寻壑外言》五卷、李符《香草居集》七卷等先人遗集,从而形成了李氏家集四种的概貌。

②李良年:《自题秋锦山房集》,《秋锦山房集》卷二十二末。

③李潮偕:《秋锦山房集跋》。

④下划线部分为手写。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7-118页。

⑥《浙江省第八次呈送书目》,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0页。

⑦《江苏省第一次书目》,《四库采进书目》,第27页。

进呈本未见更多记载,现今是否存世不得而知。唯进呈书目未注明卷数,四库存目著录为二十二卷,提要也止云“是编,凡诗集十卷,词二卷,文集十卷”^①,未及外集。由此看来,江苏进呈本原本无外集三卷,在文献完整性方面逊于浙江进呈本。

那么四库存目最终据江苏进呈本著录的原因何在呢?查考《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与《四库采进书目》,江苏本进呈时间为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六日,送到四库馆时间为三十九年正月,江苏巡抚萨载上奏曰“现准办理四库全书处知照,扣除重复二十五种,馀书一并送馆校办”^②。浙江本进呈时间为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送到时间为当年十一月,早于江苏;然此次进书并未奉四库全书处征用书单,乃是缘于浙江巡抚三宝“因思各书虽有目录可稽,然披阅采择,似难以定去留,自应全行解送,以备查检”^③。因此,当初拟征浙江各书究竟有无《秋锦山房集》一部,实难确证。本文认为,根据四库馆先据奏进书目决定去取、各地再奉知照解送的办理程序,很有可能是四库馆先据书目初选江苏本,而未详审卷数;之后两种进呈本均到馆收存,但也未能参校异同;最终依前所选,著录了缺少外集三卷的江苏本,也造成四库未择足本、善本著录的又一次失误。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为《丛书》)集部第251册影印《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选用的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之朱学勤旧本(首叶钤有“结一庐藏书印”朱文方印),版本项著录为“清康熙间刻乾隆间续刻李氏家集四种本”(以下简称为《丛书》本)。根据《丛书》选书之重要原则“选用进呈本”^④可知,《丛书》当时未能征访到《秋锦山房集》的两种进呈本,因而选用了版本相同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

笔者通过对校比勘,发现浙江进呈本与《丛书》本在文献内容上颇有异处。《丛书》本较后印,存在一定程度的修版现象。《秋锦山房集》前十卷初刻于康熙时期,讳“玄”字,而不讳“禛”、“丘”、“弘”等字。浙江进呈本保留了前十卷初刻原貌,“禛”、“丘”、“弘”等字均未讳。《丛书》本则作了相应避讳,挖版痕迹明显,由此可知《丛书》本刷印在后。另外一些修版则是缘于《秋锦山房集》中的一些违禁文字,详见下表:

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

②《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3页。

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49-150页。

④罗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征访及其著录》,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第189-204页。

位置		浙江进呈本	《丛书》本
目 录	卷一	《同屈五饮周五宅时值苦旱坐客颇忧岁事》	“同屈五”三字挖掉。
	卷二	《谭舟石中翰置酒丰台招看芍药同令弟左羽缪于野屈翁山是月翁山将还南海》	“屈翁山”、“翁山”两处挖掉。
	卷二	《送戴务旂游华山》	“戴务旂”三字挖掉。
	卷十六	《送屈无极归广州序》	“屈”字挖掉,但尚有部分笔划残存可辨。
	卷十六	《寿屈母序》	“屈”字挖掉。
卷一		《同屈五饮周五宅时值苦旱坐客颇忧岁事》	“屈”字挖掉。
卷二		《谭舟石中翰置酒丰台招看芍药同令弟左羽缪于野屈翁山是月翁山将还南海》:……故人屈子家五羊,对此翻然怀故乡。……	“屈翁山是月翁山将还南海”挖掉。“屈子”二字挖掉。
卷二		《送戴务旂游华山》	“戴务旂”三字挖掉。
卷五		《喜二鲍重阳相访时蜀归未一年将赴都下》之二:……怪尔才名耽远道,又随烽火挂征帆。……	“烽火”二字挖掉。
卷五		《宿刘家园子苏孝廉懋游过话是夕有兵信且值雷雨大作与懋游各赋一首》	“有兵信且值”五字挖掉。
卷七		《暂归南邨屏息尘事劳者之怀辄焉自慰题山房左壁》:特立人千载,(双行小字注:慕思前贤故有此句。)平生酒数卮。……	“慕思前贤故有此句”挖掉。
卷十六		《送屈无极归广州序》	全文多处挖版:一处“屈无极”、一处“屈”、一处“无极”、八处“灵一”均挖掉。但同时也有六处“无极”未挖改。
卷十六		《寿屈母序》	全文挖版。
卷二二末		朱彝尊《征士李君行状》:……沛县阎举人尔梅论诗断断,惟与君相洽。……	“阎”、“尔梅”两处挖掉。
外集 目 录	卷二	《与戴务旂》	此条目挖掉。
	卷三	《与屈翁山》	此条目挖掉。
外集卷二		《与戴务旂》:……阎古古先生别逾一纪,传闻异辞,终未识此老行藏作何……	“戴务旂”三字挖掉。“阎古古”三字挖掉。
外集卷三		《与屈翁山》	“屈翁山”三字挖掉。

考上述文字所涉屈翁山、戴务旗、阎尔梅生平事迹可知,三人均为清前期文字狱之“逆犯”或牵涉者。屈大均,字翁山,号冷君。削发为僧期间,法名今种,字一灵^①。广东番禺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半生反清复明,晚年方始归乡著述。以诗文见长,康熙时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卷十六所提之屈无极为其从弟。雍正、乾隆两朝有“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②,牵连甚广,所著《翁山诗集》、《广东新语》、《皇明四朝成仁录》等十八种“悖逆”之书全部禁毁。戴本孝,字务旗,以布衣隐居鹰阿山中,故号鹰阿山樵。安徽休宁人,侨居和州。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工诗善画,尤长枯笔山水,深得元人韵致。受乾隆四十五年(1780)其弟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③牵连,其所著《前生录》、《馀生录》奏准禁毁^④。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白耑山人等。江苏沛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卒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明末复社重要成员。明亡后毁家散财,结交豪杰之士,继续抗清。晚年见大势已去,始归家乡。死后私谥文节,嘱其后人筑明制方坟,以示至死不向满清称臣。其著作《白耑山人诗选》、《白耑山人文集》,皆于乾隆间奏毁^⑤。

乾隆一朝,文网较康、雍之时更见细密,尤借办理四库全书之机,寓禁于征。正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上谕所言:“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⑥四库馆与各地方书局的工作重点也从设立之初的搜求遗书转向了查禁收缴违碍书籍。于是明清易代之际黄道周、张煌言、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著作,均干禁令,或全书销毁,或于违碍字句大肆删改抽毁,面目全非。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等“悖逆不道”之重犯,查禁也特别严厉。乾隆四十三年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曰:“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所自著之书俱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选及其诗词者,原系他人所采录,与伊等自著之书不同,应遵照原奉谕旨,将书内所引各条签名抽毁,于原板内铲除,仍各存其原书,以示平允。但有钱谦益序文而书中并无违碍者,应照此办

①屈大均姓名情况非常复杂,邹庆时《屈大均行状》曰:“记载先生之名字最不一,而先生生时亦为畏时远害之故,所用名字,亦至不一。”(邹庆时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屈大均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为僧之时名今种,字一灵,亦曰一苓,《儒林琐语》作灵一居士。

②此案详见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9-212页。

③此案详见《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第457-491页。

④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⑤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6年,第76页。

⑥王重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第30-31页。

理。”^①《丛书》本《秋锦山房集》即是遵此条款,对书中出现的三名“逆犯”之名讳、与“逆犯”酬唱应答之诗文、以及“烽火”、“兵信”、“前贤”等敏感词汇作了抽毁。这也进一步证明,《丛书》本刷印必然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查缴违禁书籍、对《秋锦山房集》一书依例抽毁、再将原版文字铲除之后。

但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对于《秋锦山房集》的抽毁虽然严厉,却并不严谨。如上表所列,同一篇诗文的题目在目录和正文中的挖版方式不一致,同一级别、类型的违禁文字,有些遭到抽毁,有些则侥幸存留。由此可见工作的仓促与随意。这似乎说明,如《秋锦山房集》一类本身并无违碍的书籍,查禁抽毁工作的实际进展并不如条款所规定之严谨。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及的三种《秋锦山房集》本各有其文献价值。江苏进呈本为四库存目所据之本,虽非足本,但当初应有查缴禁书过程中条签抽毁的痕迹,具有较高的史学资料价值。浙江进呈本为四库存目书之复本,但为足本,文献价值在于保留了二十二卷本《秋锦山房集》的全貌。且刷印较早,版面清晰(与《丛书》本存在多处漫漶缺字对比可见),未经抽毁,足以作为研究李良年与《秋锦山房集》的可靠文献基础。浙江进呈本《秋锦山房集》作为一种四库进呈本,完整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也是现知一百九十四种^②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外的又一新发现。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当时未能征访到,以供更广泛的研究。《丛书》本则代表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之后经过查缴、抽毁、铲版,再行刷印的那一批《秋锦山房集》,正可谓清代文字狱严风酷雨的见证。

本文最后将《丛书》本中全文铲板的《寿屈母序》录出:

自五仙人至番禺,其后浮邱子、安期生、葛洪、潘茂名之徒相继得道于此。而罗浮、西樵诸峰,遂为群真往来之地,天下以此争慕其山川。予谓世无仙人,大率岩穴之士,潜真养性,自晦于名山奥区,而闻者不察,以其踪迹之希渺,指为仙去。由斯以言,罗浮所称,亦吾徒之特异者耳。独怪其间如何女、鲍姑与群仙上下于白云苍靄之间,是遵何术哉?吾尝思至其地,拦其遗事,不可得。而屈子为言,母夫人黄太君春秋六十有三,犹童颜,发无白者。且示予寿母之歌。予观其人,抑何似神仙也夫?桑田沧海,市朝频易,两粤顷当戎马之区,列女志士,散为晨星,其幸而获存者,久而自变,角逐于荣利,得保其素少矣。太夫人方且缟衣椎髻,高偕隐之节,携其妇若女,从容燕笑于二禺八桂之方,纵观云霞之出没,江海之盘礴。而屈子走名山,遍求宇内仙灵遗迹,母顾而送之,不少眷恋,何其伟哉!吾闻南方多菖蒲白石之产,而葛洪炼丹砂,近在于勾漏,人食之,令颜如桃花。母其服此以长年,而待子之归乎?他日有过罗浮见仙人以告予者,必屈母也矣。

①王重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第60页。

②杜泽逊:《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馀》,《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5-188页。

作为一篇寿序,文体特征已经决定了行文必多赞美之词,何况李良年与屈大均又确有交往,并非泛泛溢美。因此这篇文章的论调就已近“悖逆”了。序文还多处提到屈大均生平之事,如其所谓“屈子走名山,遍求宇内仙灵遗迹”,正是屈大均以化缘为名云游四海,谒明孝陵、登景山哭拜崇祯死所、凭吊辽东袁崇焕故垒,期间留意山川险阻、暗图复业等反清活动的隐秘之语,自然为清廷所忌,遭全文抽毁,自在“情理”之中。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书讯·

赵万里文集 第二卷

精装 16开 定价:160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9月出版

本书是《芸香阁丛书》之一种。收录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的词学和曲学论著,以及序跋、校勘记、访书记、书评、史学讲义与回忆文章等九十余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赵万里文集 第三卷

精装 16开 定价:160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9月出版

本书收录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所作古籍善本提要 and 经眼录,所涉古籍数百种,其中很多为首次整理发表,是版本学、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资料。